



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

与光同行

陈年喜

很少有人知道，我最初的散文写作，是从报纸副刊写起的。

2017年春，我到贵州一家旅游企业上班，这是我因病离开矿山的第二年。这是和矿山完全不同的生活与世界，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是收入的锐减，所以，我不得不开始靠写作来获得另一份收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给一些报纸副刊写稿、投稿，到现在，稀稀疏疏已经写了八年了。

在与众多副刊的交集中，不得不提一笔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在投给它第一篇稿时，我惊讶地发现，已关注夜光杯的公众号许多年，它仿佛一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小巧、纯粹、灵动，有一种特别的气息，那些文字，没有高蹈、抽离，永远与生活有关，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不得不承认，它像一束光，吸引了我，打开了我。

现在，虽然给副刊写稿只是我的偶尔为之，但这种特别的交集，仿佛与光同行，它给了我另一种关于写作，关于生命的双维收获与参照。

我与晚报的缘份

常玫瑰

我有一位特别要好的闺蜜在上海，她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她是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忠实粉丝，只要看到她欣赏的文章，必转给我看。一次她转给我一段话：通俗却不粗俗、轻松却不轻飘、深沉却不深奥、尖锐却不尖刻，永远传递真、善、美，给人向上、向善、向前的力量。她说，这是《夜光杯》用稿的主导思想，你手写你心，你也可以向新民晚报投投稿。上海是个大都市，但上刊的名家太多，我信心不足。

一次，她回来时，竟然给我带了十几份新民晚报。她说，好好看看，这上面有不少普通写作者的文章呢。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上海新民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你的文章。我的闺蜜是兴化人，来上海几十年了，在上海有房，她对上海有第二故乡的感情。受她影响，我关注了《夜光杯》的公众号。

还有一次，我在《夜光杯》上的文章里读到这样一段话：城市的喧嚣里，总有一处宁静的港湾，在夜晚的灯光下悄然浮现，那便是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如一泓清泉，缓缓流淌进心田，那一篇篇美文，恰似月光洒在心灵的窗台上，带来无尽的温暖与慰藉。这不就是阅读对于心灵最好的疗愈吗？去年，里下河文学研讨会期间，新民晚报的记者老师采访了我，并且将我的故事——《馄饨店里的一朵玫瑰》，刊登在了新民晚报的文体新闻版块上。现在，我觉得自己离喜欢的《夜光杯》也越来越近了。

理想的星光

云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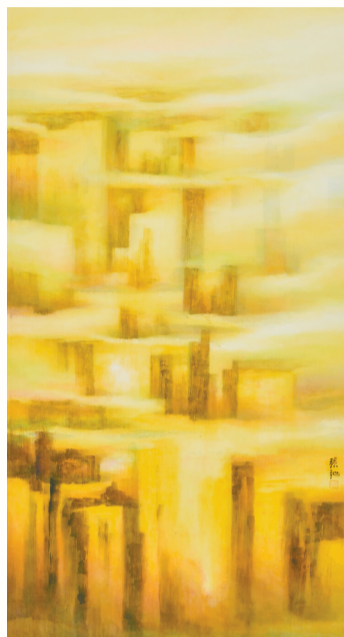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便立志当一名作家，因为我觉得作家非常了不起，他们可以攀人状物，妙笔生花，把所见的美好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来沪后，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在没有接触新民晚报之前，我也给其他报刊投稿，可全部泥牛入海，不见了踪影。我的第一篇文章《不灭的文学梦》，是在新民晚报《七彩民工》栏目刊登的，所以我对晚报的知遇之恩感激铭记，深入肺腑，于是年年订读新民晚报。我最爱看的是晚报副刊《夜光杯》，因为它短小精悍，可谓字字珠玑；我可以从里面汲取文学营养。自己也先后发表散文小说二十余万字，创作中篇小说十余部，结识了十多个文化圈的朋友。

由此我想到，一个人只要心怀理想，砥砺前行，那理想的星光，一定会把你的生活照亮。

编者按>>>

“新大众文艺”的欣欣向荣，让货车司机、家政服务员、流水线工人……这些穿梭于楼宇间、奔波在街道上的普通“素人”，拿起笔杆，用带有烟火气的真实笔触，为城市文明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城市光华 张弛

诗歌让我安静

小海

“你的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5月份就要出版了，首印8000册。”当我收到这条编辑老师发来的信息的时候，我正在仓库里整理二手衣服。说实话，内心是有点激动的，但更多的还是感到欣慰。

这份欣慰主要是源于自己从一个初中辍学生到一个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蜕变。2008年在宁波梅山岛一个制衣厂里，我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背诵《唐诗三百首》，周围的同事都以为我疯了，可我并不在意，因为诗歌确实在工厂拯救了我，能让我心灵安静下来，就像灵魂的镇静剂。我的精神可以跟李白、杜甫、陈子昂共振。那种诗歌的力量注入我的灵魂里，在嗒嗒作响的缝纫机前、在山坡目睹落日的时刻、在茫茫海水拍打海岸线的夜晚，我真切地感受到诗歌之水就在我骨头里流淌。

直到2012年我在苏州越溪的路边摊，花5块钱淘到一本二手书《海子的诗》，更是如获至宝。我接触到现代诗，在海子的诗歌中我学习到了真诚，真诚地表达自己所有的想法，哪怕是彻骨的迷茫，凛冽的孤独也可以直接写。那是在工厂创作量最大的一个时期。

后来也是在苏州，我路过平江路认识了民间雕刻家倪虎，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新民晚报有个《夜光杯》栏目。他尤其喜欢吴冠中先生的“一画一文”，还收藏了很多份。记得那天下着小雨，他在路边敲石头处，如数家珍地介绍给我。虽然我不会画画，但也看得爱不释手。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美学滋养。

在春天，种一颗文学的种子

马慧娟

春日的大风在红寺堡的土地上制造出一地凌乱的时候，我正在乡村的一所小学里，给孩子们读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发表的文章——《玉池村人的北京梦》。

也因为这篇文章问了现场的孩子一个问题：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其中有三个孩子站起来回答，将来要当作家。

等再深聊的时候，大家一一介绍他们读过的书，读的竟然都是一些经典名著。我在惊讶的同时也忍不住欢喜，彼此的话题也多了起来，关于乡村、关于读书写作、

关于成长、关于未来。

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从彼此的身上看到了力量，他们看到的是多年读书、成熟稳重的我，而我看到的是文学扎根在乡土中，即将破土而出的新苗。他们清澈的眼神里有对书籍的理解和思考，有略显羞涩的志忑和探究，但他们也在尽力地表达和陈述。

尽管，他们的生活中有短视频，有各种各样新的事物出现，但文学，始终都占有一席之地。

货车轮下的暖意

牛二哥

我是牛二哥，一名货车司机，也是一名新大众文艺的作者。我的大货车驾驶室里，常年放着两样东西：一是货运单，二是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货运单助推着我的生活，而本子和笔，记录着城市里温馨的一瞬间。

别人跑车都只是赶时间，我却总留意着车流里的人间烟火。自己没多少文化，写不出高雅的句子，只想把路上遇见的小事记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城市中不仅有车马喧嚣，也有无处不在的美。

下雨天，看到快递小哥扶着腿脚不便的老人过马路，我记录；深夜里，自己帮着姑娘换上备胎，也记录；清晨，我看到早餐店店主免费让环卫工人用餐，一位晨练的大

哥自告奋勇为外地车带路，我也要趴在方向盘上，把这些小事认真真记在本子里。

有人笑我，一个开货车的还当什么作家。我只是笑笑，我写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写辛苦奔波者的互相照应，写那些被忽视的不起眼的善良。

在两百多万公里的旅途中，我的笔从没停过。我开货车拉货谋生，也用文字收藏善意。驾驶室虽小，却装下了我对文学的追求；笔尖虽轻，也能点亮一束束平凡的曙光。

我曾经写过这两句话：以车轮丈量山河，用笔墨书写担当。期待更多像二哥一样的、热爱文学的普通劳动者，勇敢地拿起笔，写下身边发生的事儿，将正能量传播。

家政工的梦想

李文丽

去年，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这对于一个大半辈子围着灶台、家务事打转、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女人来说，无疑是做了一个白日梦。

但这个梦是真的，是在打工路上跌跌撞撞、感觉浑浑噩噩的人生快要到头的时候，却一头撞进了文学小组那间温暖的教室里。那么多的光亮，照亮了我脚下的路，也驱散了心头那些浓厚的阴霾。

七年时光，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阅读学习、写作画画，属于自己短暂的时间和空间，却足以让紧张、压抑、繁忙的一周工作，不再显得那么漫长和无聊。文学，很好地起到了平衡和调节生活及工作中的负重和困惑的，让我在逐渐改变

自己认知的同时，也改变了我对某些方面的刻板印象。我不再觉得雇主家满墙的书籍与我无关，我开始明白，思想和美，向每一个愿意伸手的人开放。

如今的我，在文学的滋养下，从1968年沧桑的我变成了1986年蓬勃的人。在别人眼里，觉得我很厉害。是啊，一个淹没在老人孩子家务事里的家政工，怎么能变成一个写作者呢？可我深知其中的奥秘，并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和谐友爱、平等包容、人人都能表达自己的国家里。同时，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让每个人，无论职业与身份，都能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最好的文明。

与文学共进

温雄珍

最近，收到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编辑邀稿，我打心里高兴，因为《夜光杯》是我喜欢的知名副刊。回想2023年底，虽然我被提名玉林市兴业县作协副主席，但是没有太多时间处理县作协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童装店，实体店不景气，只能晚上到烧烤店做零工，补贴家用。虽然忙忙碌碌，但我也没有放弃写作，每天只要有时间，就静下来写，常常是上班时来了灵感，下班边走边写。

而我的幸运之神也在此时降临，玉林市作协副主席高作苦老师问我要了作品，帮我推荐给很多编辑老师。转重点在2024年，高老师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作品》杂志。就这样，我的文章慢慢走进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底，市文联开始关注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其实在这之前，东莞的打工文学也发展得很好，王十月、郑小琼，这些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作者。

东莞是一座和上海一样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同时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

2025年7月，市文联挑选了36位素人写作者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而我也在其中。对于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我，从没想到有一天能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次学习，托举起了我的文学道路。2025年底，应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之邀，我与东莞市副市长一起录制了“中国产业盛典”晚会，节目在财经频道播出，作为大众书写的一员，我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是书写让大众认识了平凡的我。

